



【思想如虹】

对文字的敬畏，对文章品质的珍惜，看似不抓眼球的内容和标题，恰恰是对公号最真诚的呵护与爱惜。



【警世恒言】

关于投资，可以笼统地说，大势国运是“命”，个人努力是“运”。



【缘木求鱼】

许多时候，上市公司以及券商之类的言之凿凿地说一下，也不过就是说一下罢了。



【想入非非】

除了祖先来源、环境和习俗外，甚至我们祖先的生活和生产方式，都在默不作声地起作用，塑造着南方和北方不同的性格。

你的微信公众号姓啥，流水线、纯手工OR半手工？

马虹玫

近日,媒体报道了一件稀奇事儿:某公司 50 个编辑打理 981 个微信公众号,人均约 20 个。按 8 小时满负荷工作量计算,每位编辑用在每个公号上的时间仅为 24 分钟。24 分钟要完成从主题构思、写稿、编辑、排版制作到推送,按照常理判断,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然而,人家不但完成了,吸引巨量粉丝关注,还获得某上市公司垂青,拟斥巨资将其收入麾下。

分析人士指出,这类公号常用的生产模式是这样的,洗稿、拼贴、甚至剽窃后再包装,即使有少量原创,那必须得兑足了水,充分发挥效益。通过批量复制,分发至旗下各公号。该新媒体公司所获商业收益是巨大的,然而,对

其公号内容的生产模式,网上一直质疑声不断。最近一周,挑动民众情绪的公众号,莫过于“二更食堂”。其发布的一篇关于被害空姐的推文,低俗兼挑战人伦底线,毫无基本道德观。送上那句网络流行语——这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?所幸,面对滔滔民意,公号相关负责人承诺永久关停该公众号。这一类公众号,是以大众传播为主要目的,吸引粉丝,带来流量,并最终取得商业收益为追求的一类,姑且称之为“流水线”公号。

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以及社交工具的兴盛,每个人的手机都关注着一长串的微信公众号。越是爆款文章、或网红型知识教主等一类的公号,对它们,我越是 get 无能,不是很感兴趣。我个人保持阅读兴趣与持续关注度

的,是另一种类型的公号。由于圈子和兴趣点的关系,我身边写作的朋友不少。他们的个人公号,多用于发表个人原创,在朋友圈,个人社交圈进行小范围传播。这类公号,带着鲜明的个人特质,承载着公号主人对于生活、时事、文学艺术、个人专业领域的理解见解与分析,从呈现度来看,也许这些公号制作并不精美,却有属于自己的体温和灵魂。看他们的公号,就像透过文字和他们聊天,轻松、自如有收获。这类公号,可算作是“纯手工”制品。

还有一类公号,则让人拓宽视野增长见识,多见于学术类、行业性公号。这类号,似乎不以增长粉丝为主要诉求,而更专注于内容的原创性以及知识性传播。如果能在释疑解惑的时候,兼顾趣味性,在我看来,这种公号

堪称完美。

开通公众号不难。运作公众号则则不然。难在哪里?一是原创内容的提供,二是制作。笔者不才,拜机缘所赐,担负某社团公众号主编一责。编辑团队中,除主编外,还有执行主编、版式设计美编,各版块文字编辑以及各版块文章收稿员等。大家虽为义务奉献,自该公众号开通以来,却始终坚持走原创路线。先收集稿件,交编辑修改整理后,再交给执行主编审核,再修改调整,确认文字无误后,交美编设计制作排版,主编最后审核通过才能发布推送。一篇看似简单的推文,背后至少有五六个人付出了时间和精力。该公号情况特殊,其编辑团队均为义务劳动,人手和工时无法保证,推文速度经常受到影响。而推文质量方面,却不敢有

丝毫放松,换句话说,宁缺毋滥。这种公号,大概可以算“半手工”出品吧。

类似于笔者主编的这种服务于社团的公众号,不在少数。蹭热点,于它们来说,太难了。从主观客观两方面,它们都蹭不上热点。但是,谁说这样的公号没有质量?不产生价值?凭着对受众负责责任的出发点,对文字的敬畏,以及对推文品质的珍惜,看似不严谨的推送周期,看似不抓人眼球的内容和标题,恰恰是对公号最真诚的呵护与爱惜。不是说流水线出来的公众号就一定不好,或者手工出品就一定是好的,而是,不论哪种出品方式,最重要的,是作为大众传播品的操守与良心。这点底线一旦践踏,即便一时赚得再多金钱,也算不得一个优质公号最终会会遭大众唾弃。

(作者系深圳自由撰稿人)

命运这回事

傅子恒

关于命运这个话题,每一个人都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理解,也都知道“命”和“运”其实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概念。“命”与“运”可以交织差别,由此综合成每一个人的千差万别的“命运”,其差异带来不同的人生际遇,古往今来,衍生出每一个人、一群人的富贵卑微,悲欢离合的生命组合。

我把“命”定义为一种先天确定而后天不能改变、也难以抗拒的一种定数,比如一个人的出身,TA 的父母与兄弟姐妹,TA 生下来是男是女,TA 出生时的时代背景、社会关系、自然条件,等等,就是后天不能更改的定数,这就是“命”。而先天的“命”的不同,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后天基本的人生际遇,时间的单维度流向,生命的唯一

性,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初始的“约束条件”,“遵命”即是顺乎天意。

“运”则是与“命”不同的一种人生际遇的影响要素。我的理解是,“运”应该是一种概率,这种概率有可能是随机偶然发生,也可能通过人为的主观有意所为而发生,这使得“运”有了天命的成分,也有了人为努力可以部分塑造的成分。

理解了命运,我们就可以更好地顺乎自然,遵从本意,更主观的正确认识,顺“命”,但努力改变“运”,追求更好的“运”。这是有抱负者的一种正确选择。这也是一种智慧。

统一地说,“命”之不可强求,“运”却可以改变。但改变当然也有难处,外部条件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体的本性难移,决定了这种改变的不易。所以许多成功人士将自己成功的原因归于“命

好”或者“好运”。于是,芝加哥大学教授、经济学大师富兰克·奈特在人生成功的决定要素进行排序中,就将出身(实际就是“命”)放在第一位,其次是命运(实际即是指“运”),再次才是努力和选择。生命的过程之不可强求,人生只能在约束条件下选择,越是省悟的人越会有此体会,以奈特的智慧有此感慨。

时间的单向流动,生命的单一性,对应选择的多样性,使生命本身充满着缺憾,但却也公平。就前者而言,一个人即便是天才,也难以同时兼任众多的职业角色,而且在同一时空,无法分身去同时做两件事;就后者而言,选择的唯一性对每一个体构成公平,而且每一个选择都可以体会到快乐,这更是一种更宏大的命数安排。比如当你去理发的时候,你发现理发店的理发

师傅快乐、简单地生活,每天与不同的人谈论家长里短,甚至世界大事,那种由生命本身溢出的单纯的宁静和快乐常常会让人感动。一切简单的,符合自然与健康之道的、利己同时利他的生活,都是一种幸福体验,一种不一样的生命际遇,并且没有高低之分。从这个意上说,省长与总统有自己的快乐,但农夫在蓝天阳光下干了一天的活之后,在树阴下乘凉,喝一怀清水,与同伴聊聊天,或排队去买一份快餐、喝一口小酒,这种发源于自然本能的、平民的简单快乐,总统与省长却难以享受得到;以阶层与世俗观念论,总统有总统的快乐,普通百姓有普通百姓的快乐,可能是当了总统会失去了平民的简单的快乐,当然反过来也一样,农夫也体会不到省长、总统享有的名望、威严、对资源的掌握、自我追求的实现,

等等所带来的那份快乐。

我常常把人生比喻为爬山,不同的“命”可以比作不同的起点,有人起点是在山脚下,有人起点在半山腰,有人起点在山顶。山脚下、山腰间的人往上爬,山顶上的人往下行,其后在不同的运势下演绎各自不同的人生,即都同样可以充满快乐。因为,快乐并不在于山的高点或是低点,更在于对行走过程的体验,以及沿途欣赏到的风景,和自己内在的心境。如此,我以为,对于社会,这才是健康的状态,对个体而言,这才是正确的态度。

关于投资,可以笼统地说,大势国运是“命”,个人努力是“运”;起点不同是“命”,各自际遇作用之下的过程结果是“运”,命、运各不相同,原理却是一致的,各位对照思考吧。

(作者系资深投资人)

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

木木

“是骡子是马,拉出来遛遛”,这是一句使用率挺高的俗语。

按说,骡子和马,即使不拉出来遛,单从外在形象上也很容易分辨出谁是谁。原本极容易分辨出来的两种动物,现在,却非说只有拉出来遛遛才能区分不可,这多多少少就有点儿成心了,甚至,说是挑战或者挑衅,也未尝不可。这没什么难理解的。因为说出这种话的人,想要表达的意思都很明确,都是不信任甚至看不起对方,以骡比人,最少都含有一股子轻慢在其中了。你要受不了这种轻慢,恐怕就得要出一些真本事来,好好证明自己一下

确实是“马”。虽然还是一种动物,但比起骡子来,感觉上要让人心里舒畅千百倍了。

这倒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,明明都是“当牛做马”,但有了“骡子”在下面垫底儿,感觉上,好像马上就不太一样了,胸脯儿就能挺起来,一副很自豪的样子。其实,让人家两头儿赚了便宜。

琢磨琢磨,宁肯做马,也绝不当骡子,根子倒也明摆着,即,骡子这种马和驴杂交出来的动物,优点虽然一大堆,但缺点——几乎没有繁育后代的能力——却是致命的。

古人造字,还是很用心的,“骡”这个字,从“马”从“累”,骡子的形象,

一下子就跃然纸上。身累,心累,倒也罢了,但气“骡”的是,还总有人在旁边戳戳点点地说闲话,这简直就让“骡”崩溃。

所以说,用“是骡子是马,拉出来遛遛”打比喻,还是挺伤人的。不过,相较这种心中已经定性却非要坚持让你“遛遛”以资证明不可的做法,还有更伤人的,即明明心中无数、拿不准结果、或者根本还说不清一个事实,却偏摆出一副言之有据的样子,咬死了“你一定如何如何”。比如,前两天,常山药业就引经据典、言之凿凿地说:现在中国有 1.4 亿“ED”患者。

平心而论,关于“ED”症的准确数据的获得,稍微想想就应该知道难度

很大;即使得到了充分的医保就诊数据,恐怕也很难得出一个真实的数字,因为许多“ED”患者羞于就医,或者羞于到正规医院就医。如此一来,“ED”患者的规模倒有了一定的想象空间;再加上电视和小广播里总是经年累月地播放“他好我就好”之类的广告,想象的空间就更大。

随便说说或者开个玩笑也就罢了,但要以此做为投资、经营的依据,恐怕有点儿不靠谱儿。

说话不靠谱儿,是中国证券市场参与者的老毛病。据常山药业说,“1.4 亿”的数据来自券商研报,一副很无辜的样子;把券商研报当做投资的根本依据,并憧憬出一大片蓝海来,也难怪

许多上市公司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了。券商研究员的话,怎么能如此死心塌地地听呢?尤其在推测“ED”患者数量这种事情上,没黑没夜白天,殚精竭虑地整日伏案完成研报“作业”的人,很可能“代入综合征”突然发作,一下子“感情用事”起来。

其实,大家心里也都清楚,许多时候,上市公司以及券商之类的言之凿凿地说一下,也不过就是说一下罢了,人家心里早就有了定盘星,额外说一说,不过为了大家面子上都好看一些罢了。如此说法,虽然听起来比“是骡子是马,拉出来遛遛”好听一点儿,但恶心人的感觉却一样,甚至还要更厉害。

(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)

哪些历史因素造成了南北差异？

蔡非

公元 551 年,南北朝时期。南朝梁的文武百官瞪着双眼,看着皇座上那位刚刚篡位上台的皇帝,这位皇帝名叫侯景,鲜卑人。原本是个从北朝叛逃过来的将军,虽然他追尊汉司徒侯霸为始祖,表示自己其实祖上是个汉人,但梁朝自上到下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,为什么呢?因为他“望之不似人君”,从坐相看就是个野蛮人。

他是怎么坐的呢?“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,着靴垂脚坐。”

这意思是说:侯景在室内穿靴子,把胡床和矮圆凳放在大床上,最后还垂腿而坐。

这有什么问题呢?首先从先秦开始,无论是君主还

是臣子,在室内都不会穿鞋,如果地位较低,那么连袜子都不能穿,春秋时甚至还有国君因为臣下没脱袜子差点砍掉人的脚。

其次,贵人们在室内都是坐在中央的大床上的,这种大床非常宽大,但高度极低,离地约 20 厘米。

最后,传统上中国人的坐姿一直是跪坐,把脚压在臀下。其他的坐法被视为异端,古人的礼节包含在一举一动之中,和身体姿势及家具式样息息相关。身为君主和上位者,尤其要注意不能失礼。

侯景作为一个北方而来的军阀,篡位也就算了,却连坐都没坐相,这说明他无意遵循自汉魏以来的古老传统,也很难相信他会尊重并确保南方人的利益。于是激起了普遍的反感,到第二年,梁国人群起而攻之,把侯景碎尸万段。

侯景其实并非想故意激怒南梁人,在他原先生长在北方,由于汉末以来大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,在中亚流行的生活习俗已经广泛传入,在北方无论社会上层或者下层,使用胡床等外来家具,并垂腿而坐的“新生活方式”已经并不罕见。

但在南方,却要等到侯景死后约百年后的唐朝,胡床和矮圆凳,还有垂腿而坐的姿势才渐渐被接受。

在那个时代,不仅仅是南方人看不惯北方人,北方人同样看不惯南方人。公元 529 年,南方人陈庆之得病,北方士人杨元慎自称能治,他口含清水往陈庆之身上一喷,祷告说:

“吴人之鬼,住居建康,小作冠帽,短制衣裳。自呼阿依,语则阿依。菰稗为飧,茗饮作浆。啜喂尊羹,啖嘲蟹黄,手把豆蔻,口嚼槟榔。乍至中土,思忆本乡。急手速去,还尔丹阳……”

这是借驱病为由,把南方人从衣着打扮,口音,饮食习惯,都一股脑羞辱了。可见当时北方人对南方人也诸多看不惯。

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,所以地域分别和地域歧视就这样产生了。

另外,还有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在起作用。

社会心理学家曾经在中国各地的星巴城中做实验,把两张木头做的椅子摆得最近,故意挡住顾客的路,然后统计有多少人会自动的伸手推开挡住自己的椅子。结果在上海和广州,香港做这个测试的时候,仅有 5% 的人会这么做,而 95% 的人都选择绕行或者努力从两张椅子中间穿过去。

而如果是在北方人居多的北京星巴克做这个实验,结果是有超过 15% 的人选择主动挪开挡路的椅子。

文化心理学家认为:来自个体主义文化区域的人(比如美国人)遇到问题的時候,更倾向于改变环境。而来自集体主义文化区域的人(比如日本)倾向于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。

在中国南方,由于上千年来主要种植水稻,而水稻种植需要依赖当地的灌溉系统。所以在南方,农民们需要互相协调用水量,和邻居们共同负担维护灌溉系统的费用等。所以南方种植水稻的农民,比起北方种植小麦的农民,更倾向于和邻居合作,互相依赖程度也更高。这种影响甚至一直流传下来,反映到今天南北城市星巴克中的“挪椅子”实验中。

所以,除了祖先来源,环境和习俗外,甚至我们祖先的生活和生产方式,都在默不作声地起作用,塑造着南方和北方不同的性格。

(作者系武汉历史文化学者)